

芥川龍之介的死

祖正

在北京的幾份日報上得悉當時的一點點消息，其後也沒有機會在東報上讀到詳細。但是芥川氏的死因除報上所載的害了肺結核病最近又患了激劇的神經衰弱症，又受到家庭間不和的苦痛因之成爲悲觀蓄意自殺者久之，在上月的二十五服藥自殺的幾項之外好像別無什麼直接原因了。深爲痛惜。病魔先已使人喪氣。肺結核尤爲惡毒而致命的病症。再加以神經衰弱乃更把人生萬事劇變成爲暗黑無光。眼光既如其犀利感觸又如其銳敏，這固然是文學家的特權，同時也是他們的運命：住在與常人各異的或說是別一方面的世界裏的運命。有了身內身外這幾個緣因而致自殺的這却並不算奇特——固然對於死總感到異常的乃是人之常情。我說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緣因，並非說那些是太輕的緣因乃是說芥川氏並不像有過前例樣的有島武郎野村儂畔氏等在生命路途

上遭遇阻障陷缺，衝越不過以致意外沒落的那種事例。要之芥川氏乃是消極的而是理性的走上自殺之路。他的遺書上也說爲了生之苦痛而求死雖不能說是自身的幸福也不得不說是得着和平云云。要得最安穩的和平恐怕也非到死中求獲不可。我們真是痛歎現今的世相何以如是其煩擾，現今的社會何以如是其渾亂竟使天資聰穎富於文才的日本現代的中堅作家發出如此的歎息，走到如此的末路！

翻開「現代小說全集」第一卷的芥川龍之介集來，見到卷首那張對人雙目苦視的作者的相片。此刻喚起了十一二年前的日本文壇上初次認識他地位時候的那些記憶來，那些關於新成名作家的種種傳說與消息來。今年不過三十五歲零四個多月的年紀（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年三月一日生）他的著作國內已有周作人先生等的介紹。英文學專攻，一九一七年（民國五年）卒業東京帝國大學。實爲現代日本有數的富於學問的作家。周先生譯的「鼻子」就是那年二月發表在「新思潮」上博得

作者的專師（前一年十二月入門受業）夏目漱石氏的賞讚。自此以來聲譽日隆，一直能保持至今，一方面滿足知識階級的期望同時養成高上純粹的文學趣味。

日本自從大正以後的文藝界漸從籠罩窒壓已久的自然主義的主要潮流中透現出來，真是柳暗花明別有天地似的開出許多富於光明的境地。在日俄戰爭前後起始至明治末年為止，日本文學家都在那個自然主義的大暴風雨下低徊沉潛。到了大正年代方才解放出來呈現許多流派色彩的成羣中堅作家來。芥川氏亦在那時候應運而起的一人。那時候各種派別的名目實在舉不勝舉。要從作家思想的分野而說，大概可分爲三大類別。

第一是包括固有主要潮流的自然主義，以及個人主義，虛無主義，徹底自然主義，現實主義等等。此類作家中多有從明治新文學運動以來一直奮鬥下來，千辛萬苦，用了自己莫大的犧牲爲日本新文學建立了基石的人們。如現存三大老作家的德田秋聲，田山花袋，島崎藤村等都屬此類。第二是大正以後尤其是歐戰以後，思想得

了曙光的蘇醒，爲正義人道呼喊而起的那些新產生的理想主義，人道主義，人間主義，民衆主義，社會主義等的作家。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長與善郎，吉田弦二郎等等歸入此類。第三類乃是在上述兩流派之外吸收日本文藝界新舊兩端熔於一爐而燻育長成，在藝術本質上十分充實富麗的那些浪漫主義，新浪漫主義，高踏主義，藝術至上主義，唯美主義，享樂主義，惡魔主義，象徵主義，新古典派主義，傳統主義等等的羣有力作家。芥川氏實站在這一類的旗幟之下。國人所熟知的佐藤春夫，谷崎潤一郎，永井荷風等都與他同入此類。此類作家比之第一第二類在思想上缺欠真摯然在他們的藝術上立論乃是圓熟流麗，作品的富有迷力決非兩者可及。此類作家可說是日本文學的一個家庭中經了乃祖乃父的締造艱辛由草創而至小康，再由乃父乃兄竭力經營向外發展使本家景况日臻厚富由小康而到豪華的生活狀況中所培養出來的，一方面享受，一方面繼長增高上去的那種饒富豪華人家的子弟。要說不知痛苦徒享厚富本也未始

不可非難，然而有誰能企及得到他們深厚的教養與典雅的趣味——他們那些富有迷力的作品。芥川氏實爲此類作家之一。（從改造雜誌一九二〇年六月號江口渙氏之說）

我既非介紹日本現代文學，又非介紹芥川氏一人的作品。我只想到芥川氏自從投入文藝界以來真是蒸蒸日上十餘年間未經什麼磨折。具體說來，他沒有嘗味到老作家們開墾時代特殊的艱辛。就在物質方面的待遇而說也是一帆風順直到如今的。從精神方面的自身思想進展而說因爲分野派別的關係，一向着重於藝術的構成輕省了自身思想的開拓功夫。明治以來在後者一方面喪失生命的當推自殺的北村透谷爲首。像島崎藤村等亦是踏到了死的一步而反省脚步眼目過來的。凡是上述的第一類中的作家不待說，就是第二類中的諸作家都有過真摯的思索一步步走了下來的。像芥川氏那樣的結果是因爲一向過慣在溫暖豪華的環境裏驟然接觸到了人世的寒冷而枯萎凋零的——也未始不可那麼說。

我於芥川氏的作品不能說是個忠實的讀者，但是與

藝術至上主義，唯美主義，享樂主義等等的色彩相近的他，竟亦走上這條途上去的，不禁使人驚歎。記得若干年前有一個新聞記者去訪他，在談話之間對他說道以你那麼靈犀的筆致把你自身的思想行事述說一下看怎樣呢。那是什麼日刊或是期刊此刻記不起來了，好像記得當時他只是微笑置之。最近自殺以後有他親近的友人的追憶文中說他一向在理知的光芒之下隱藏着的一切因爲厭抑過甚此刻驟然抬起頭來把他掀翻破滅掉了，類似這麼說法的一句話着實值得我們的深思。

作芥川氏直接死因的重在前說的兩種病。其實神經衰弱症差不多成了智的生活者的通病。激劇性的神經衰弱也是這種生活者所應該防備襲來的病，有許多人曾經抵禦了脫險的。他匠師的漱石氏就是一個例。至於爲肺結核病而隕滅的真是不知凡幾。西歐的文學家不具說，日本有正岡子規，國木田獨步，高山樗牛等等之外；現存的有倉田百三氏。俳詩人的子規有一口血一點墨的佚話。他在肺病沉重的床上還是不斷做詩，故有此說。樗牛因

肺病而思想更摯烈而真誠。倉田百三奮其殘病之軀奉仕於戲曲與思想論文成爲現代日本青年指導者之第一人。芥川氏的病究竟至何程度不得而知，但是以其病後更澄澈而真摯的心象表現之於素常靈妙超逸的筆致，要知有多大的造就呢。然而這是我們對於死者哀惜心中的願望不是不近人情的要求。但我想把貫徹於藝術的心也去表現之於人生上，這是我們對於藝術家不能說是過甚的要求罷。或者反過來說，藝術家應該最先徹底了生然後再去找尋藝術。所以對於芥川氏的死，我們有二重的深深的可惜。

☆

☆

☆

☆

☆

昨天揮汗寫此。晚間走訪友人，得讀七月二十六日的讀賣新聞。見到已發表的遺書之一及幾項消息外大概情形都如前述。那封給一舊友的遺書內有說因爲感到了「爲了生活而生活」的人間的悲哀；自己既已飽饜於食色，所以對於動物的之生，別無留戀必要云云。同時讀到武者小路實篤氏等幾人的談話與追憶，說有一種臨終時的美云云。在死者的遺書中或在死前的種種行動上都

看出芥川氏平素鎮靜冷徹的態度一絲不亂的處理完了人事，然後真是視死如歸樣的服毒就眠。昨夜拋筆以後在來去的訪友路上想到我爲什麼在人家的死上發表什麼議論。又好像我下了先肯定了生的批評。仔細想道國內正多苟且的生，那還不如潔白的死。芥川氏的遺書中也說他不像紅毛的外國人那樣把自殺想爲罪惡。我又覺得像目前國內景像，我們當真說起來都只是斧鉞餘生而且是苟且隱忍的生。這樣的偷生又有什麼意義呢？在來去的路上着實想了下去。然而最後想道誠如芥川氏摯友久米正雄氏所說：他的死足以想諒到他思想的苦悶。凡是走上此路的人，內的原因還比外的爲重要，所以精神多少已越出了常態。對於芥川氏的惜死以外我們又不得不對於各人自身的生去等待將來的，或是感謝眼前的運命。

八月七日上午

蘇萊曼東遊記(七)

劉復

從此地再開船，就到一個海，名叫 Canbay 海（即

西支那海)；再往前，就到中國門。這些門都是海面上浮出來的山；每一門是兩座山，中間空出一個當子，海船就從當子裏通過去。要是阿拉允許海船可以平平安安的通過這些門，那麼，再有一個月，就可以到中國了；通過各門的時間是七天，應當加上去算。通過各門之後，(頁二十一)海船就在中國的河道裏走。此地有的是淡水。從此走去，就到了拋錨的地方，地名叫做江口(即廣州)。全中國各處，都有大小河道供給淡水；各處都有兵隊，和整齊的街市。

沿着「中國的」海岸的潮流，每一天一夜漲落兩次。在「波斯海灣裏和在」Basra與Bandū Kāwān 島的中間，每天只有月亮在中天的時候潮漲一次；月出及月落的時候都是漲落。從中國的海岸以至 Bandū Kāwān 島，「可適得其反」，月出的時候潮漲，月在中天的時候潮落；月落的時候潮又漲，再到月在中天的時候潮又落。(頁二十二)有人說，在東方的海裏，在Sirandīb (即錫蘭)與Kalah (即Kra)之間，有一個島，名叫Mal-

島，是屬於印度的。島上住的是裸體的黑人。他們遇到了外國人，就捉了起來倒掛着，然後一小塊一小塊的割下來生吃。這些黑人的數目很多，所佔有的可只是這一個島。他們沒有國王。他們吃的是魚，香蕉，椰子，甘蔗。他們島上，有些地方很像菜園，有些地方的樹木，很像「我們國裏的」。

有人說，海裏有一種能於飛出水面的小飛魚，名叫「水蛙」。又有人說，海裏有一種魚，能飛出海水，直飛到椰子樹上。它要吃樹裏所包藏的液汁，吃飽了重新回到海裏。(頁二十三)又有人說，海裏有一種魚，形狀像大蝦一樣，出水之後，就變成了石頭。據說，這石頭可以合製為眼藥。

有人說，在Jāwāra相近處，有一座山，叫做火山，是不能近身的。山上白天出烟，晚上冒火。山脚下有一個可飲的冷水泉，和一個可飲的熱水泉。

中國人不論大小，不論冬夏，都穿絲綢的衣服。但是，最好的絲綢是留給國王的；餘下的大眾都可以穿！

——穿得起多少就穿多少。冬天時，男人們可以同時穿上兩條，三條，四條，五條的褲子，甚至於還可以更多——穿得起多少就穿多少。（頁二十四）這是爲了「當地的」濕氣很重，所以要把下體這樣保護。夏天時，他們只穿一件絲綢的，或者是類於絲綢織物的單褂子。他們不纏頭布。

中國人吃的是米飯；又時常預備了些 *rice*，澆在飯上一塊兒吃。國王吃的是最上等的麥粉製成的麵包，以及各式各種的獸類的肉，「例如」豬肉及其他。

中國有的菓子是：蘋果，桃子，檸檬，石榴，木瓜，梨，香蕉，甘蔗，瓜，無花果，葡萄，胡瓜，*melon*（胡瓜之一種），蓮子，核桃，胡桃，榛子，松子仁，李，杏，棠球，椰子。中國不產棕櫚樹，有時在私家的庭園裏，却可以看見些。中國人喝的酒，是用米造的；他們不用葡萄造酒，也沒有人從外國運葡萄酒去。所以他們不知道有這種酒，而且從來沒有喝着過。他們也用米造醋；又造酒釀，這是一種屬於酒類而像糖醬一樣的

甜食。

中國人不潔淨。他們便溺之後，「不像我們回教徒遵從了聖訓洗去污穢，而」只用一種中國所造的紙擦抹一下。他們吃已死的動物，以及別種同樣的東西，像火祇教徒一樣，因爲他們的宗教，很有些像火祇教。中國女人是科頭的。她們頭髮上插着許多梳子。有時我們可以數出一個女人的頭髮上，插的梳子有二十個之多，還要再加上別種的飾物。男人戴的帽子，有些像回教徒所戴的一種名叫 *palansha* 的帽子。他們的風俗，（頁二十六）凡竊人財物而被捕者，處死。（未完）

略談香港

魯迅

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因爲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閒走，演說一了，忽忽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却了香港了。今天看見語絲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忽又記得起來，想說幾句話來湊熱鬧。

我去講演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

從廣州往香港時，在船上還親自遇見一樁笑話。有一個船員，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給我十分擔心。他以為我的赴港，說不定會遭謀害；我遙遙地跑到廣東來教書，而無端橫死，他——廣東人之一——也覺得抱歉。於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計畫，禁止上陸時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到埠後，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還不放心，臨別時再三叮囑，說倘有危險，可以避到什麼地方去。

我雖然覺得可笑，但我從真心裏十分感謝他的好心，記得他的認真的臉相。

語絲

第一百四十四期

三天之後，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過因為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干人。現在回想起來，像我們似的人，大危險是大概沒有的。不過香港總是一個畏途。這用小事便可以證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環日報上，有這樣兩條瑣事：——

▲陳國被控竊去蕪湖街一百五十七號地下布褲一條，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昨晚夜深，石塘嘴有兩西裝男子，……遇一英警上前執行搜身。該西裝男子用英語對之。該英警不理會，且警以□□□。於是雙方纏上警署。……

第一條我們一目了然，知道中國人還在那里被抽藤條。「司」當是「藩司」「臬司」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國人的。港報上所謂「政府」，「警司」之類，往往是指英國的而言，不看慣的很容易誤解，不如上海稱為「捕房」之分明。

第二條是「搜身」的糾葛，在香港屢見不鮮。但三

六七

個方圍不知道是甚麼。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這口口口似乎是因為西裝和英語而得的；英警嫌惡這兩件：這是主人的言語和服裝。顏之推以為學鮮卑語，彈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時代，早已過去了。

在香港時遇見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辯，英官無話可說了，但他還是輸。那最末是得到嚴厲的訓斥，道：「總之是你錯的：因為我說你錯！」

帶着書籍的人也困難，因為一不小心，會被指為「危險文件」的。這「危險」的界說，我不知其詳。總之一有嫌疑，便麻煩了。人先關起來，書去譯成英文，譯好之後，這纔審判。而這「譯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記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時，裁判就用翻譯。一個和尚去告狀追債，而債戶商同通事，將他的狀子改成自願焚身了。官說道好；於是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我去講演的時候也偶然提起元朝，聽說頗為「X司」所不悅，他們是的確在研究中國的經史的。

但講講元朝，不但為「政府」的「X司」所不悅，且亦為有些「同胞」所不歡。我早知道不大穩當，總要受些報應的。果然，我因為謹避「學者」，搬出中山大學之後，那邊的工商報上登出來了，說是因為「清黨」，已經逃走。後來，則在循環日報上，以講文學為名，提起我的事，說我原是一「晨報副刊特約撰述員」，現在則「到了漢口」。我知道這種宣傳有點危險，意在說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現是共產黨的同道，雖不至於「鎗終路寢」，益處大概總不會有的，晦氣點還可以因此被關起來。便寫了一封信去更正：——

在六月十日十一日兩天的循環世界裏，看見徐丹甫先生的一篇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各人各有他的眼光，心思，手段。他要他的，我不想來多嘴。但其中有關於我的三點，我自己比較的清清楚楚，可以請為更正，即：

一，我從來沒有做過晨報副刊的「特約撰述員」。

二，陳大悲被攻擊後，我並未停止投稿。

三，我現仍在廣州，並沒有「到了漢口」。

從發信之日到今天，算來恰恰一個月，不見登出來。「總之你是這樣的：因為我說你是這樣」罷。幸而還有內地的語絲；否則，「十二籐」，「□□□」，那裏去訴苦！

我現在還有時記起那一位船上的廣東朋友，雖然神經過敏，但怕未必是無病呻吟。他經驗多。

若夫「香江」一案：蓋香港之雅稱——之於國粹，則確是正在大振興而特振興。如六月二十五日循環日報的「昨日下午督憲府茶會」條下，就說：

（上略）賴濟熙太史既席演說、略謂大學堂漢文專科異常重要、中國舊道德與乎國粹所關、皆不容緩視、若不貫徹進行、深為可惜、（中略）周壽臣爵士亦演說漢文之宜見重於當世、及漢文科學之重要、關係國家與個人之榮辱等語、後督憲以華語演說、略謂華人若不通漢文為第一可惜、若以

華人而中英文皆通達、此後中英感情必更融洽、故大學漢文一科、非常重要、未可以等閒視之云云、（下略）

我又記得還在報上見過一篇「金制軍」的關於國粹的演說，用的是廣東話，看起來頗費力；又以為這「金制軍」是前清遺老，遺老的議論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會牠了。現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纔知道這「金制軍」原來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國人也。大驚失色，趕緊跳起來去翻舊報。運氣，在六月二十八日這張循環日報上尋到了。因為這是中國國粹不可不振興的鐵證，也是將來「中國國學振興史」的貴重史料，所以毫不刪節，並請廣東朋友校正誤字（但末尾的四句集文選句，因為不能懸揣「金制軍」究竟如何說法，所以不敢妄改），剪貼於下，加以略注，希語絲記者以國學前途為重，予以排印，至紉公誼：——

▲六月二十四號督轅茶會金制軍演說詞

列位先生、提高中文學業、周爵紳、賴太史、今

日已經發揮盡致、毋庸我詳細再講略、我對於呢件事、覺得有三種不能不辦嘅原因、而家想同列位談談、(第一)係中國人要顧全自己祖國學問呀、香港地方、華人居民、最佔多數、香港大學學生、華人子弟、亦係至多、如果在呢間大學、徒然側重外國科學文字、對於中國歷代相傳嘅大道宏經、反轉當作等閒、視為無足輕重嘅學業、豈唔係一件大憾事嗎、所以為香港中國居民打算、為大學中國學生打算、呢一科實在不能不辦、(第二)係中國人應該整理國故呀、中國事物文章、原本有極可寶貴嘅價值、不過因為文字過於艱深、所以除曉書香家子弟、同埋天分極高嘅人以外、能夠領略其中奧義嘅、實在很少、為呢個原故、近年中國學者、(對於整理國故)嘅聲調已經越唱越高、香港地方、同中國大陸相離、僅僅隔一衣帶水、如果今日所提倡嘅中國學科、能夠設立完全、將來集合一班大學問嘅人、將向

來所有困難、一一加以整理、為後生學者、開條輕便嘅路途、豈唔係極安慰嘅事咩、所以為中國發揚國光計、呢一科更不能不辦、(第三)就係令中國道德學問、普及世界呀、中國通商以來、華人學習語言文字、成通材嘅、雖然項背相望、但係國人精通漢學、同埋中國人精通外國科學、能夠用中國言語文字翻譯介紹各國高深學術嘅、仍然係好少、呢的豈係因外國人、同中國外洋留學生、唔願學華國文章、不過因中國文字語言、未曾用科學方法整理完備、令到呢兩班人、抱一類(可望而不可即)之嘆喎、如果港大(華文學系)得到成立健全、就從前所有困難、都可以由呢處逐漸解免、個時中外求學之士、一定多列門牆、爭自濯磨、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濃淡、唔噲有乜野隔膜咯、所以為中國學問及世界打算、呢一科亦不能不辦、列位先生、我記得十幾年前有一班中國外洋留學生、因為想研精中國學

問、也會出過一份（漢風雜誌）個份雜誌、書面題辭、有四句集文選句、十分動人嘅、我願借嚟貢獻過列位、而且望列位實行個四句題辭嘅意思、對於（香港大學文科、華文系）贊襄盡力、務底於成、個四句題辭話、（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大漢之發天聲、）

略注：—

這裏的括弧，間亦以代曲鈎之用。爵紳蓋有爵的紳士，不知其詳。呢||這。而家||而今。嘅||的。係||是。唔||無。不。嘍||了。同埋||和。咩||呢。啱||呵。唔喻有乜野||不會有什麼。嚟||來。過||給。話||說。

注畢不免又要發感慨了。「漢風雜誌」我沒有拜讀過；但我記得一點舊事。前清光緒末年，我在日本東京留學，親自看見的。那時的留學生中，很有一部分人抱着革命的思想，而所謂革命者，其實是種族革命，要將土

地從異族的手裡取得，歸還舊主人。除實行的之外，有些人是辦報，有些人是鈔舊書。所鈔的大抵是中國所沒有的禁書，所講的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情形，可以使青年猛省的。久之印成了一本書，因為是湖北學生界的特刊，所以名曰漢聲，那封面上就題着四句古語：憶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靈，振大漢之天聲！

這是明明白白，叫我們想想漢族繁榮時代，和現狀比較一下，看是如何，——必須「光復舊物」。說得露骨些，就是「排滿」；推而廣之，就是「排外」。不料二十年後，竟變成在香港大學保存國粹，而使「中外感情，自然更加濃淡」的標語了。我實在想不到這四句「集文選句」，竟也會被外國人所引用。

這樣的感慨，在現今的中國，發起來是可以發不完的，還不如講點有趣的事做收梢，算是「餘興。從予先生在一般雜誌（目錄上說是獨逸）上批評我的小說道：「作者的筆鋒……並且頗多談諧的意味，所以有許多小

說，人家看了，只覺得發鬆可笑。換言之，即因為此故，至少是使讀者減却了不少對人生的認識。」悲夫，這「只覺得」也！但我也確有這種的毛病，什麼事都不能正正經經。便是感慨，也不肯一直發到底。只是我也自有我的苦衷。因為整年的發感慨，倘是假的，豈非無聊？倘真；則我早已感憤而死了，那里還有議論。我想，活着而想稱「烈士」，究竟是不容易的。

我以為有趣，想要介紹的也不過是一個廣告。港報上頗多特別的廣告，而這一個最奇。我第一天看循環日報，便在第一版上看見的了，此後每天必見，我每見必要想一想，而直到今天終于想不通是怎麼一回事：——

香港城余蕙賣文

人和旅店余蕙屏聯榜幅發售

香港對聯 香港七律

香港七絕 青山七律

荻海對聯 荻海七絕

花地七絕 花地七律

日本七絕 聖經五絕

英皇七絕 英太子詩

戲子七絕 廣昌對聯

三金六十員

五金五十員

七金四十員

屏條加倍

人和旅店主人謹啓

小店在香港上環海傍門牌一百二十八號

七月十一日，于廣州東堤。

教育漫語

祖正

改組國立九校令今日見載於報章。事前非不欲置辭，只爲空憑傳說無從下斷耳。

照命令所云，知道爲要振肅士習恢復學風，此乃這次改組的重大目的。其改組方法，把九校合併爲一校內分文理法醫農工六科，師範商業美術專門三部，及女子方面第一第二兩部。我們稍一查按，除添設商業一學部外可說與改組以前並無多大不同。只有經費一項較前減少，爲十五萬元。此案由教育部提出閣議通過，由命令發表。從教育部組織之籌備委員會中釐定規章商議詳細辦法。以上是撮取改組令的幾項大要如此。從這幾點大要上，我想約略加以評論。

政教分離在吾國古時的教育制度上已經明定。此次政變後國家最高教育亦隨之變更。然我們並非謂教育絕對不宜由政治行更革。只是此次的改組有下列幾點不曾顧慮到，而且我們所舉只僅眼前易見而易於明瞭的幾

點。

第一按照改組令中的意義而言，可謂並無特別新目的。原來國家教育除依準教育學原理之外再不容許別項目的。教育的目的應按照容納教育專書或當代教育名家之說，豈可以一令而更改之。推度發令者之意謂「比年士習寢偷，校風陵替」所以要圖改善，其用意未始非佳。無奈其未有接觸到根本問題也。試問應該如何之後，方才能達到「以圖改善」的目的。不從教育原理着想而徒言改革，只得謂之無目的之摧殘而已。並無真正目的之改組，只僅是政權的遷遞牽國家最高教育於破壞動搖中去罷了。我們深歎不明政治與教育之盲目措施也。

當局者既未具目的，所以錯認了改革手段就是目的。以爲一經這一政局下的人入手改革就可達到目的。此無異官衙之更換役吏而已。政治思想已漸從民意民心做去的今日，而謂教育事業可由政令役吏而臻改善，不是欺人的妄想乃是欺己的自信。行見京中多者數十年少者十餘年，國家耗費鉅大資金，辦理者拋擲無量心血僅能苟

延殘存到今日的國立九校根基瓦解，變成政權獲得者之發令使命處，促最高教育於淪亡，遑論萬千青年學子從此漂流失所國家元氣頓喪呢。但願不如我言之甚，然從此政教渾淆國校風波更多，曲學阿世之徒橫行學府，純正學術晦喪，青年難見天日矣。

第二改革目的既如上述，方法亦屬無謂。前已指明除另設商業一學部外，其餘只改各校名稱，上面再加一個校長而已。教育事業萬非政治可比。教育不能只對付眼前事實，應多具遠大計劃。此刻在教育者手中的青年就是未來社會國家的主人公，此理當然至明。那末教育事業應該計畫培養適應未來時代的青年，不應只對付眼前校務鐘點等等就算完事。今後如何改組固尚無明文規定，但即就命令中而言豈非只易名目與改任教部官吏而已。是又何必多此一舉。以上乃概括的批評。

最高學府為研究學術陶養人格之所，所以一學校自有一學校特殊的制度與學風。此種現像隱現於不知不覺之間，不是粗疎政界人物所可一見即得者。東西各國只

有從一學校的基礎上發揚擴大，從未聞漫然合併成爲畸形古怪的混亂局面。尊重個性乃是教育上不易的學說，學校之學風即人格中之個性，獨立發展方能愈高揚其學風。以教育當局而竟不明此理。可見方法全不合乎理論，這不就是想圖改革而缺乏理想的明證麼。

如果說名目上既合而爲一實際上還是分開並不妨礙於獨立發展，而且改組以前的個性學風亦能藉此保存。其如此說，乃要不是昧於事理的信口辯白，就是故意的強詞奪理而已。試問各科部的學長既隸屬於太上校長之教育行政首長之下何能各異其設施別謀進展，不只是唯命是聽的敷衍當權者罷了？而政治局面不長，首長之上下台甚於貓眼幻變之速，我們第一段的隱憂決不着空。

不明事理缺乏理想的證據只要例舉一個小小問題就成。北京一城而有國立兩女大，此乃歷來教育部當局措施乖方後產生的結果。時日匪久想當局必有所聞。此次改組非特不事歸併統一事權節省經費，還特別指明分爲甲乙二部。試問同一女子學府只以文理之分而遽不能合併

辦理了麼。所根據的是何種學理？所謂改組決非施行什麼新的理想已不待說，就是這一點點的情實問題都已無法處理，託言提唱造就而對付之。其餘措施可想而知其成效如何了。

第三此後究應如何改組從命令中知道設一籌備委員會，延聘教育專家充任委辦之。此事本極重要而應當。只要聘任的委員妥為計劃或可補救一二。然而報上消息所傳中之一二人外，餘一二人因為是現在的當局所以只好湊數羅致，其餘大部若某若某者論官歷或者有所取重，至若設計合應世界大勢教育新潮以造就未來的青年，他們的人物學識太是腐舊陋劣不堪充任的了。內中固也有辦理過學校而有名望的。但既係所謂一代教育專家或當代名流而按諸他們過去的事跡渺焉無存。徒具空名而已。我以為將來翻開這一時期的教育史來簡之等於空架，這上面有什麼學說事跡可寫。難道將來的教育史上只寫幾個他們的空名字就算了麼？我正為此着急。

此次改組九校事對於九校本身事前反未有具體誠意

語錄

第一百四十四期

的咨商。一若此輩渾之是任聽宰割，無須表示不恥下問的謙卑，反能保持威嚴易於辦事——這或者不是過甚的推測，有事實可證也。改組最高學府是何等重大問題，而此次就說是時期迫促各校長多有出京的。而對於教部官吏尚有徵詢改革意見的部令，對於現任國校當局竟無片語提及。本來校長之中有非比受官的屬吏，乃是禮聘而來的，已不應以改組為名而遽出於此種待遇，年久任事的教職員或者亦不全是校長一個私人的延聘，如其果真要商詢海內教育專家，那末也不能一概屏諸眼目之外。改組今中又明說若果屬品端學粹，亦應分別選任，俾資服務云云，可見改組之後並非全想能夠按插役吏完事，還想借用一下現有的教職員以資服務的，而竟亦視之渺然，不若「一仍其舊」的學生之重要。

雖然我們回想過去的當局者對教育均不注意，對於教育者的地位都不尊重。教育者應具忍耐精神為青年學子設想。就是對於此次當局之非禮待遇亦無須乎鼓噪反動，一如從前克盡厥職維持至能夠維持之日為止。然而

七五

日來一觀當局者顯有憑藉權力不顧大局的措施。嗣後九校教職員雖欲維持亦將不得。而當局者仍欲盲目進行。對於九校聯席會議的忠告斥為匿名函件置諸不理。對於教職員歷年來出於維持苦心從僅少的經費中允撥充學校行政費之故所以有積至二年以上的欠薪竟推為革命性質的軍政府成立以前之賬目不負籌還責任，只以友誼關係盡力設法之言有為搪塞。凡此種種都令人對於以改革自任之教育當局發生有無誠意的懷疑。

總之此次教部對於九校改組乃是目的全無，方法謬誤，而且不顧大局，缺乏為國家教育大計籌措之誠意。不僅九校一部分人士之利害關係，凡屬關懷國家教育前途者亟應各抒所見促當局之反省而解決這個重大問題的。

以上關於此次改組事略加批評，本來亦明知無多效力。此事雖為教育界全部之問題，但目前只僅是國立九校教職員學生當頭之問題。此次如何應付，攸關最高學府國家學術者至巨。我們固然不可操切妄為，但亦須置局部或是個人利害進退於腦後。九校中雖有種種聯合

會議，然再須從精神團結以真正謀教育界全局的福利為指歸。在此時正應回顧從前散漫分歧的狀態有所警惕。不可輕言引退自鳴高蹈，為正義之故應該奮鬥到底。然非謂只要有堅固之團體可以保持利益對抗外侵。有時應當為精神名譽之故，步伐整齊準備全體後退的決心與實行決心的勇氣。然恐結果只是分歧益多黨派益顯，形同政界之一黨登台霸佔要路。而此之謂改組此之謂整頓！這個動搖期間我們但願，早早通過，靜待暴風雨之襲來。

八月七日下午

隨感錄

十四 有識者與狂徒

冰川

因為是「士林耆宿又弱一個」所以順天時報記者在七月二十九日的該大報上「為文以悼前黎大總統的秘書長的饒漢祥氏的死。據說「饒氏長于舊學，尤邃駢駢，聲調鏗鏘之作，如白驪黃之章」能令該記者「讀之輒覺可歌可泣，意味盎然」云。嗚呼，是又安可以不悼耶！該悼文中精彩之節云：「饒之文章為今日一般白話文學家所蔑視，實則詞章本屬國粹，饒已運化入神；

何物狂徒，鄙棄國粹！有識者于饒之死不能不歎天之降咎于斯文也！」沒有想到國粹黨爲冷紅生等死後，衛道之担子，不辭勞苦的日本記者竟會輕輕地抬到他們的肩上去！

臨末，該記者復論饒氏妾殉節的事，曰：「當此世風不古，婦道漓薄之日，饒有殉節之姬，亦復可以稱道。噫，今之世何世耶？！長槍大戟方用事，管城楮墨盡無用；饒宜其死矣！」像該記者那樣的感慨系之的文章，讀之真不能不令人嘖之鼻也。

然而，我又想起在饒氏死的後一日（七月廿四日）自殺的日文學家芥川龍之介來，該記者對之只輕淡地記着幾筆罷了，似乎沒有什麼痛惜之意；獨對於我國的（清國的？）饒氏及其「殉節之姬」而斤斤地痛悼之，一若不勝其世道人心之「杞天之慮」者，其越俎代庖之意，蓋已情見乎辭，吾人又安能不感且怒耶？

附記：上面文內引號中的詞句除「杞天之慮」一語爲前女師大校長楊蔭榆具名發表的用詞外，都是順天時報記者原文；但標點是我加的，原文只用

右式尖點，狂徒們所用的標點不用說是他們有識者所不齒用的。

記於順天時報發行八千三百六十號之日

十五 換湯與討飯

農人

天底下的人誰敢保他一輩子不得病不挨餓？真的要病了，試問不吃藥成不？肚子餓透了，不設法討飯又怎得了？尤其是在我們有頭疼腦熱都要吃「湯藥」的中國，窮人餓得都喘不上來氣的中國，不懂如何熬藥和討飯，簡直說是活不了。諸位想，是不？既是這樣，即請先言換湯，而後再談討飯，好在共總用不了一半分鐘，誤不了大家刷鍋洗碗也。

何謂換湯，即「換湯不換藥」，圖省錢省工夫而想治病之謂也。這種經濟的便通辦法，在身上「偶爾」稍有不舒服，吃藥不吃藥都會好的人，是沒有不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了很利害的病症，醫生抹脈開方後，說「你必須照這藥方先吃一服試試看，如果吃下去不見效，最好你再找我去，從新開一個方，以免誤事。」這人照方抓來藥熬了三次（按中國由經驗中得來的例，湯藥每服

不得煎過三次，以二次最好，過了三次就有毒了。）都喝下去之後，病勢不但沒減，精神上反覺更不自在起來，除非當初就不願好病則已，如果還打算趕快病痊，就該再見醫生抹脈開方才是，雖然不一定再找前次的醫生。假如還是苟延殘喘，換湯不換藥的熬着吃，豈是當不了治病而已，就是「嗚呼了」，也可以說是「天然淘氣」吧！

要說討飯，想不必我來多嘴多舌，機靈些的人早比我先知道「不吃飯肚子餓也」。常人說得好：別的全是小事，餓是大事。然而「討飯」雖不是一種深奧的科學，却也不是一宗易事。「花子」之道也很有研究的必要。他們必須至少具有兩個本領，第一就是「要有耳風」，聽得那天誰家辦喜事，清早就帶着瓢碗去投機賀喜；花子討飯更須「下得來臉」，否則走破了腳後跟，也恐要不到一碗剩飯哪。

由此看來，可知換湯是何等危險，討飯也有討飯的苦衷了。

一九二七，七，二十九。

十六 遺書抄

起明

日本文人芥川龍之介于七月二十四日服毒自殺了。

據報上所載，芥川的自殺很經過冷靜的考慮與仔細的安排，這是頗可佩服的。在一封給友人的遺書裏有這幾節話，我覺得很有意思。

「我所研究的第一是怎樣可以免得痛苦。縊死自然是合于這個目的的一種方法，但是我想像自己縊死後的姿態，未免感到審美上的嫌惡，雖然這樣說很有點兒近于奢侈。（我還記得愛過一個女人的時候，因為她的字太拙劣了，曾因此失掉了愛情。）溺死呢，在能游泳的我也不能成功，而且比縊死還要苦得多。被火車軋死則也第一引起我審美上的嫌惡。如用刀或手鎗，因為我的手是顫抖的，儘有失敗的可能性。從洋樓上跳下來，一定也死得很是難看。所以我決定服藥而死了。服藥恐怕要比縊死為苦，但總沒有審美上的嫌惡，只是想買到這個藥，在我却是並不容易。我暗地決定自殺之後，便用了各種機會與智識去蒐求這藥，同時又想去得到關於毒藥學的知識。其次我所研究的事是自殺的地點，我的家族在我死後，不得不靠我的遺產，這只是一百坪（案一坪為三十六方尺）的地面和我的住家，我的著作權，與儲金二千圓而已。我很擔心，怕爲了我的自殺，我這

所房屋會得賣不掉。因此我對於有一兩所別莊的中產階級的人們不禁很感到羨慕。你聽了我這個話，一定覺得有點可笑罷；我自己也覺得，但我在想這件的時候，確實深深地感到可哀了。這個可哀到底是無可免的。（案此指遺族賣不掉房屋這件事。）我現在只想這樣自殺，我的尸體除了家族以外不要給人家看見。……」

「我昨夜同一個娼婦談話，關於她的工資（？）的事，我深切地感到『為生存而生存著』的人們的可哀了。倘若人能自願就于長眠，在我們自己即使並非幸福，也總當是平和。……」

人因為是動物，所以只想求生，但同時却也知道求死，這是人之所以為人，比動物更進步的地方罷？但如芥川這樣，雖然自稱食色都已厭足，動物力逐漸失却，本來大可安然就死，然而看他信中多處受社會制度的壓迫使他焦心苦思，可見在現社會裏就是求死亦不很容易。不過我對於芥川的死最感到興趣的是他的死法的選擇。我去年曾寫過一篇遊戲小文，也講到這件事情，所不同者，芥川是正經地在那里研究，而其結果則采用了催眠性的科凱因罷了。

語錄

第一百四十四期

十七 再談香園

豈明

我前在閒話拾遺二七上說起亞拉伯的奇書香園，近日於無意中得到一本。藹理斯在性心理之研究第六冊五一三葉上說：

「一經受了基督教底禁慾主義底洗禮以後，愛情便不再是，如同在古代一樣，一種急需培養的藝術，而變為一種必須診治的病症，因此上古尊崇愛底藝術之精神之承繼者，不是耶教化的國家，而是回教化的地方了。奈夫蘇義（Nafsaoui）底馥郁的田園大概是十六世紀在特尼斯（Tunis）城的一位著作家所作的，牠底卷首語就很明瞭地表示給我們，愛情並不是一種疾病：感謝神，他把男子底最大的愉快放在女人的身上，並且使女人能夠從男子底身上獲得最大的快樂。」（采用漢譯愛底藝術十三頁譯文，但文字上略有改動，卷首語查原書說的非常率直，比藹理斯所引還要直說，現在索性改得含混一點了。）

我所有的這一本書，題名怡神的香園，奈夫札威上人（Shaykh Nafzawi）原著，全書凡二十一章，這是三卷中之第一卷，僅有首三章，及序文一百一十一葉。第一

七九

章論女人所珍賞的男子，第二章論男子所愛重的女人，第三章論爲女人所輕蔑的男子，各以一千一夜式的故事申明之。卷首譯者引理查白登 (Sir Richard Burton) 語曰，「這不是給嬰孩看的書。」此書在歐洲出版皆非公開，唯照我們的眼光看去，其故事之描寫雖頗直率，在中國舊小說中並非希有，故亦不足驚異，但與中國淫書有一相差極遠的異點，即其態度全然不同。中國的無聊文人做出一部淫書，無論內容怎樣恣肆，他在書的首尾一定要說些謊話，說本意在於闡發福善禍淫之旨，即使下意識裏仍然是出於縱慾思想，表面總是勸懲，所說的也就更是支離了：奈夫札威上人的意思却在編一部戀愛教科書，指導人應該如此而不應該如彼，他在開始說不雅馴的話之先，恭恭敬敬地要禱告一番，叫大悲大慈的神加恩於他，這的確是明澈朴實的古典精神，很是可愛的。我又曾見到一本印度講「愛之術」 (Ara Amato) 的書，用中國古語應譯作房中術的書，德人須密特所譯，名爲 Das Raitirahasyam，共十五章，首論女人的種類，末列各種藥方，與葉德輝所輯的素女經等很是相像，但與中國也有一個極大的異處，就是這位「博學詩

人」穀科加君 (Shi Kokkoka) 並不是黃帝彭祖之徒，希望白日飛昇的，所以他所說的只是家庭——至多也是草露間的事，並沒有選鼎煉丹這種荒唐思想。我們看過這些書，覺得很有意思，不儘滿足了一部好奇心，比看引用的文字更明白牠的真相，又因此感到一件事實，便是中國人在東方民族中特別是落後；在上面的兩個比較上可以看出中國人落在禮教與迷信的兩重網裏，（雖然講到底這二者都出薩滿教，其實還是一個），永久跳不出來，如不趕緊加入科學的光與藝術的香去救治一下，極少解脫的希望。其次覺得有趣味的是，這些十五六世紀的亞拉伯印度的古怪書裏的主張很有點與現代相合。葛理斯在他的大著上早已說過，隨後經斯安布思女士的鼓吹，在文明社會（這當作如字講，我并不含有一點反意，）差不多都已了解，性的關係應以女性爲主，這一層在那異教徒們所提倡的似乎也是如此。文明社會如能多少做到這樣，許多家庭與戀愛的悲劇可以減少，雖然全體的女子問題還須看那普天同情神人不容的某種社會改革能否實現纔能決定，我們此刻無須多嘴的了。十六年八月五日，於北京。